

FeiTengDe
HuangBiaoMa

飞腾的黄骠马

武平力/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FeiTengDe
HuangBiaoMa

飞腾的黄骠马

武平力/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腾的黄骠马 / 武平力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3

ISBN 7-5059-4035-X

I. 飞… II. 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3745 号

书 名	飞腾的黄骠马
作 者	武平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歌 夫
责任印制	白 诚
印 刷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6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035-X/I·3135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第一章

1

夏季里的一天早上，天空湛蓝如洗，草原碧绿如茵。

吃罢早饭，全子正给他骑乘的那匹大青马备鞍具，忽听身后有个女孩子的声音在高声喊道：

“小马倌，等等……”

全子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身穿天蓝色学生服的姑娘，一边挥着手帕，一边向圈马的围栏跑来。

全子望着渐渐跑近的她，心里揣度着：早就听说东家的小少爷刘金贵有个姐姐在山城市里上学，现在正放着暑假，莫非是她回来了？

可是，等她跑到近前，全子把她上上下下仔细一打量，马上又狐疑起来：这女孩长得白白净净、端端正正不说，身材也显得十分苗条，同那个恶少爷金贵比起来，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赛如天仙，一个好比夜叉。

她是谁呢？

“小马倌，我要跟你去学骑马……”

“我不认识你！”

全子冷冷地甩给她一句。过后，又也斜着眼问：

“你是东家的甚亲戚？”

“不是亲戚，是‘千斤’！”

姑娘喘息未定，脸红红的，眉眼却笑微微的。

“甚？”

“闺女！”

“那，你真是金贵的姐姐了？”

“算你猜对了。”

“你快点回去吧！”

全子越加冷冰冰的。这样说了，还嫌不够解气，复又补充道：

“我是给东家放马的，可不是伺候少爷、小姐的！”

全子说着，恨劲把马肚带勒紧，然后就向围栏门走去。

姑娘连忙走上去解释说：

“哎，你别误会。我跟金贵不是一个娘……”

“反正都一样！”

全子爱搭不理的，就要伸手去打开围栏的门。

姑娘急了。慌忙说：

“我是‘小百灵’的闺女呀！”

“‘小百灵’？你娘？”

全子惊异地瞪大了眼睛。他复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女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伸向围栏门的手又渐渐缩了回来。

……关于“小百灵”的传说，全子从老人们的口里早有所闻。“小百灵”原是当地广为流行的梆子戏曲界十分走红的坤伶金百灵的大弟子。金百灵死后，她就继承了师父的业绩，取名“小百灵”，继续在山城市戏园子里挂头牌。不过，她同师父比起来有个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每逢年节、庙会都要逼着老板带着戏班子，到县城、乡下的戏楼子里为老百姓唱几天戏。因此，她比起师父来更走红，更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慕……可惜，后来被塞外有名的大地主兼牧主刘老三霸去做了小老婆，从此人们再也看不到她的戏了，年轻点的更是无缘得见……

“你真是‘小百灵’的闺女？”

“谁还能骗你？”

姑娘见小马倌仍然疑惑地望着她，便又说：

“你仔细看看，我哪点不像？”

“像！”

“真的？”

全子认真地点点头。

“你，见过我娘？”

“没，没见过。”

“那你咋知道像？”

“我，我想你娘一定像你吧！”

姑娘望望小马倌的脸，当她确认小马倌的话是真诚的时，才又十分感动地说：

“噢，你真好！”

全子不好意思地低了头。

“这回可以带我去学骑马了吧！”姑娘赶紧问。

“不行！”

全子忽地抬起头来，依然执拗地坚持着。

“为甚？”

“你爹是……东家。”

“东家咋了？你见过我爹？”

全子摇摇头。然后愤愤地瞪起双眼说：

“他的管家心黑！”

“伶玉——”

远处传来的喊声，打断了他们的话。

“哎——”

姑娘冲着喊声答应了一声，回过头来对小马倌说：

“这不，管家来了！”

全子抬起头来，只见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高个子男人朝这边走来。待他走近仔细一看，却从未见过。

“他是谁？”

“大管家呀！你刚才说的管家，其实是二管家。”

全子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伶玉姑娘忙又解释说：

“他平常在山城市里管店铺的。这次是为了陪我才回来的……
……”

说着，大管家已经走到跟前。冲着伶玉问道：

“一大早，你跑这儿做甚来了？”

“我要跟小马倌去学骑马。可他不带我……”

大管家扭头瞅一眼小马倌。

“他还没你大呢，怎么敢带你去学骑马？”

“不是！”

全子像是受了侮辱似的立刻否定。

“哈，还真有股子倔劲。那你说，为甚不带她去？”

“……”

全子憋了半天也说不出为甚。迟疑了一阵，他突然冲着大管家
道：

“你要敢打保票，我就敢带她去！”

“啊？”

大管家愣怔了一下，然后才试探着问：

“这保票，怎么个打法？”

“那还用问？”

全子白了大管家一眼。然后才断然说：

“你家东家，还有那个管家，可不能找我的岔子！”

“这……”

大管家一时傻了眼。

“噢，输了，输了！大管家输给了小马倌……”

伶玉在一旁竟拍着手嬉笑开了。

大管家回过神来，重新审视了一番小马倌，这才给自己打圆场

似的说：

“看不出来，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全子高昂起头来望着别处，不搭理他。

伶玉望着小马倌急切地追着问：

“这下可该带我去了吧！”

全子不说话。

伶玉只得又转过去问大管家：

“你倒是给不给打保票，快说呀！”

“好吧，好吧！”

大管家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然后又不放心地叮哼道：

“说好了，可不准出事啊！”

“那，用不着你管！”

全子毫不让步地昂着头。

“啊？”

大管家脸上又露出了难堪。

“去吧，去吧！”

伶玉推着大管家：

“没两下子，我爹能让他当马倌？”

“好好好！你们先走。回头我去找你们。”

大管家不情愿地扭头走了。

“小马倌，你可真不简单！”

伶玉说着，走到全子跟前忘情地望着他。

全子却一纵身跳进了围栏。他很快从马群里挑出了一匹特别老实的黄马，牵出来备好鞍具，跟着把伶玉扶上了马背，然后才打开围栏门。

马群往外走的时候，全子站在一旁挨着个儿拍拍马脖子，或是抚抚马嘴唇。那些马一个个像懂人意似的慢慢走出围栏，悠悠地向草原上走去。一直蹲在全子左近的两只大狼狗，这时也站起来上路了。

全子却不上马。一直跟在伶玉旁边走。

“哎，小马倌，你咋不骑上呀？”

全子不搭理。再问时，全子就说：

“你不要管！”

伶玉只好一个人骑在马上，任凭那匹老马驮着她慢慢地走。

过了一会儿全子发话了：

“你的脚咋全塞到蹬里去了？”

“咋了？”伶玉不解地问。

“用脚尖！”全子在发布命令。

“为甚？”

“不要问。要不你就回去！”

伶玉乖乖地照着全子说的做了。

过不了一阵，全子又在发布命令：

“两腿把马肚子夹紧了！”

这回伶玉不敢再问，赶快照着做了。

“手做甚要扶鞍子？放开了，把腰直起来！”

伶玉不敢怠慢。赶快撒开了扶鞍子的手，伸直了腰。

这样慢慢走了一阵，全子才骑到了他那匹大青马上。

大青马膘肥体壮，昂首翘尾，仿佛在腾云驾雾，随时都会飞起来一般。那马知道主人骑到了背上，顿时直愣起两只耳朵，扬起了四蹄。尽管全子紧紧拽着缰绳，那马走起来，还是比伶玉骑的那匹老黄马快得多。

全子一边紧紧拽着自己的马缰，一边不住地用脚踢伶玉坐下马的肚子，赶着它往快里走，直到那匹老黄马一颠一颠地小跑起来，全子才略略放松了自己手里的缰绳。

伶玉那柔软的身子，在那匹老黄马的身上一起一伏地上下颠簸着，嘴里不停地“噢噢”叫着，那样子既兴奋又快乐。

两匹马，一匹大步流星往前直冲，一匹有一步没一步地慢慢颠簸着。他们各自驮了自己的主人紧紧跟随在马群后面……

这样走了五六里光景，来到了一条小河前。只听小马倌“得儿、得儿”地吆喝了几声，马群便顺河向上流头走去，不大一会儿，走到了一个回水湾处。这里，草长得又厚又嫩，马群一进入这片草滩，便都低了头大啃大嚼起来。

全子在河边一块高地上下了马，叫伶玉也下来。伶玉刚跨下马来，两腿发僵了一下，便身不由己地跌坐到了草地上。全子不去管她，而是先麻利地把两匹马的鞍具和嚼子卸掉，让两匹马也下到草滩自由自在地吃草去了。

全子向四周眺望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便面冲小河坐到了草地上。两只大狼狗耷拉着耳朵，也在全子的脚边爬了下来。

伶玉跌坐到草滩上后，撒娇似的呆了一会儿，原以为小马倌会来扶她，见小马倌全当没那回事儿，不免有点羞赧，只好自己舒展舒展腿脚，慢慢站起身来。

她试着走了几步，方知全身灵活如故，这才一步一步挪到了小马倌的身旁。她见小马倌在抚摸靠近他身边的那条牧马狗，她便蹲到另一条狗跟前，试着抚摸起狗身上的毛来。那条狗大约知道她是主人的朋友，便顺从地爬直了身子……

2

“小马倌，你每天都来这里放马吗？”

伶玉在草滩上蹲了一阵，终究耐不住寂寞，但她又怕小马倌不搭理，便尽量找能使他不反感的话题。

全子摇摇头。隔了一会儿才勉强回答：

“平常不来这儿。”

“那，到哪儿，远吗？”伶玉紧追着问。

“很远，要到几十里以外去。”

“几十里？那得多会儿才能到？等走到了，不又该往回返了？”

“不是走，是跑，奔跑。往天这会子差不多也就到地方了。”

“噢，我知道了！今天是为了我才走这么近。是吗？”

伶玉立刻兴奋起来。

“……”

然而全子又封住了嘴。伶玉再往下说什么时，全子就又不搭理她了。

隔了一会儿，伶玉又换了话题问：

“你爱看戏吗？”

“戏谁不爱看！”全子爱搭不理的。

“那你到山城市戏园子看过戏吗？”伶玉继续问。

“戏园子是你们有钱人去的地方，不是给我们穷人开的。”

伶玉知道又触犯了他，很后悔不该提戏园子……

过了一阵，她觉得腿蹲得有点麻木，便站了起来。

她抬头望望天，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天空蓝得深不可测，远处有几朵白云在阳光的照耀下，一会儿像羊群在游走，一会儿像浪花在翻腾。阳光越来越强地照在她的脸上，但她却感觉不到城里那样的炙热。

她低下头来，眼前的小河不过几步宽，像是把草原切割开似的，从中间缓缓流过。那河水从草原深处流过来，一路悠悠地荡漾着，在两旁青草的辉映下显得碧绿碧绿的。河面平静得出奇，没有浪花，也听不到流动的声响，仿佛是静止的一般。但当伶玉蹲下身去揪了几片草叶扔进去后，那草叶立刻浮在水面上漂走了。

伶玉想叠个纸船，摸摸身上竟没有一片硬纸。她只得仰起头来伸了个懒腰。河对面清风徐徐吹来，抚弄着她脸前的刘海和衣服的下摆，使她感到格外惬意。她撩了撩被风吹散了的几缕齐肩剪发，向河对岸草原尽头的远山望去……

突然，她看到远山脚下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她用手遮住阳光仔细看了看，越觉得有东西在移动，却看不清是什么。

“哎！小马倌，快看！那是甚？长长的一串……”

全子看一眼伶玉的神态，随口答道：

“骆驼，要不就是牛车队！”

“你没往那儿看，咋知道？”

伶玉疑惑地望着小马倌。

“那山脚下有一条大车道，还能有错？”

伶玉仔细望了一阵，依旧疑惑地问：

“咋听不见响声呀？”

“那条道离这儿少说也有一二十里远，你咋能听得见？”

“我不信。一二十里远咋能看得见？”

“你知道甚？这儿是草原，不是城里，也不是乡下。这大草原上，有‘夜看百里、日看半’的说法。夜里一百里外的火光都能看得见哩！”

“真的？”

“谁哄你……”

全子说着话站起来向山根下眺望了一阵，然后非常得意地：

“我说的没错吧！是往山城运粮的牛车队。你看，那一长串少说也有十五六辆……”

全子还想再说点什么，这时大管家骑着一匹大黑马，顺着他们早上的来路奔驰过来了。

“伶玉，耍够了吧，该跟我回去了！”

大管家说着跳下马来，接着从马鞍上解下一个提兜和一顶白色的遮阳帽来。

伶玉先接过那顶用细白布精制而成的遮阳帽来，跟着理了理自己的头发，便戴了上去。她那身天蓝色的学生服，再配上这么一顶洁白如玉的遮阳帽，简直就像在草原上开出了一朵大大的白色罂粟花，一下子把周围的碧绿也都衬托得格外娇艳起来……

伶玉戴好遮阳帽后，跟着就接过那个提兜来。她撑开口一看，不禁喜上眉梢，越发显得称心如意：

“正渴了，你就送水来，还有点心。我吃饱了，喝足了，正好可以迟点回去了。”

说着,她早已拧开瓶盖喝开了水。

大管家站在河边向四下里看了看,不禁夸赞道:

“好个小马倌,真会选地方啊!”

大管家见伶玉毫无要回去的意思,只得又叮问了一句:

“你真的不跟我回去?”

伶玉执拗地答:

“不!我要跟马群一块回。”

“那好吧!这儿不错,离家又近,难得出门来散散心……”

大管家说着,转过来又叮咛小马倌,让他后晌早点把马群赶回去!说完,这才放心地骑上马走了。

伶玉连喝了几口水,把瓶子递向小马倌:

“给,你也喝点吧!”

全子不接。说:

“我不喝你那水。再说,你那点水还不够我一口喝的。”

“那你渴了咋办?”

“河里那么多水,还不够我喝。”

全子说罢,站起来走到河边蹲下身去,用双手捧着连喝了几大口。

“咳,那要喝坏肚子的。”伶玉惊讶地喊道。

“我这肚子是铁打的,天天喝好几回,也没见它坏过。”

全子说着,转过身来对着她拍了拍自己的小腹。

伶玉瞧着他那神气十足的样子笑了。然后就从纸包里拿出一块点心来递给他。

全子不接也不看。只是说:

“你吃吧!我晌午从不吃东西的。”

“你不饿?”

“饿惯了。”

“那我也不吃。”

伶玉说着,把那块点心又放回纸包里。

“你还是快点吃吧！”

全子向她努了努嘴，接着又略带嘲讽地：

“你们小姐肚子不经饿。饿坏了，一会儿骑马要掉下来的。”

“那你也吃一块吧！要不，我也不吃。”

伶玉重新拿出一块点心来走到全子跟前，趁全子不注意突然向他的手里塞去。全子躲闪不及，那块点心已经被塞到了他的手掌心里。他只得接住。

“快吃吧！这是临来的时候，我小姨送给我的。”

“甚？你还有小姨？”全子颇感兴趣地问。

“有呀！在山城市戏园子里头哩！”

“也会唱戏？”

“会！只是不太出名。赶明儿你要到山城，我领你去找我小姨，不用买票就能看戏。”

“我不去！”

“为甚？”

“一看我这身穿戴就会把我赶出来的。”

伶玉咯咯地笑了。全子见她笑得善意而又友好。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

“哎，小马倌，你这么小就出来放马，你爹放心吗？”

“我爹……”

小马倌不言声了。因为这一问又勾起了他对爹的哀思……

原来，他爹像他这么大时就给马贩子赶马，从小练就一身牧马的好本领。然而三十岁那年，在大呼伦给马贩子调教马时，却意外地被一匹烈马踢伤胸口。狠心的马贩子不但不给医治，眼看快入冬了竟硬逼着他往回赶马。结果祸不单行，在茫无边际的大草原上偏偏又突然遇上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他爹没有挺过来，连病带冻死在了赶马路上……

伶玉见他沉思，知道又触动了他的隐痛，但一时又不便细问。停了一阵，才又改口问：

“哎，小马倌，你叫什么名字呀？”

“……全……子。”

小马倌极不情愿地答。

“姓甚？”

“姓……”

全子不说，却挺起身来对着大草原用手先比划了大大的一个四方框，接着又把手举过头顶，表示很高很高的样子。

“城？”伶玉猜测着。

全子点了点头。

“可是没有姓这个城的呀！噢，对了！去掉土字旁，可能是成功的成吧！”

伶玉说着，就凑到全子身旁，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比划着写给全子看。

全子也斜着眼瞅了一下，摇了摇头。

“那，要不就是耳东‘陈’，还有禾旁‘程’，山头‘岑’？”

伶玉一边比划着写，一边用眼神询问着全子。

全子漫不经心地瞅着伶玉写在手心里的字样儿，一次又一次地摇着头，最后才不耐烦地开口道：

“没一个像的！”

“你咋知道不像？”

“我见过我爹的名字。前头第一个字像戏里头的黄天霸。”

“咯咯咯咯……”

伶玉一下笑弯了腰。过了一阵，她才抬起头来说：

“人的姓，咋能像黄天霸？”

“这样……”

全子站起身来学着戏台上黄天霸出场后亮相的样子，分开两手做了个撑开长衫衣襟的姿态给她看。

“哦，我知道了！是继承的承。”

她边说边在手心里比划了一下。

“噢！这回算是像了。”

全子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那，你应该叫承全子了！”

伶玉说罢，复又沉吟道：

“不过这个‘子’，用来做大名，怕不太适宜。要是改成‘志气’的‘志’就好了。叫承——全——志，多好听。”

“没人这么叫过我。”

“我这不就叫了！”

全子听了，就笑着说：

“那我就叫‘承全志’吧！”

伶玉欣慰地笑了。接着她又问：

“哎，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我不识字，咋会写？”

承全志有点难为情。

“我来教你……”

伶玉说着，先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了个“承”字。接着，她抬起头来又问：

“那‘全’又是哪个‘全’呀，知道吗？”

全志想了想说：

“就是全城的‘全’吧！我老家是全城的。”

“噢！知道。”

伶玉就在手心里写了“承全志”仨字给他看。全志也连忙在自己的手心里比划着。

……

3

转眼十几天过去了，伶玉早已从全志那里学得了一套骑马的本领，可以在草原上自由地驰骋了。而全志从伶玉那里不仅学会了

写自己的名字，还认得了不少常用词语。自然，伶玉也不再骑那匹老黄马了，而是换了一匹四个蹄上各有一个黑点的“雪白”。他们牧马的地点也早已不再到离家很近的那个回水湾了。他们每天要跑出一二十里以外。跑累了，就找个离河近且草肥的地方停下来。那两只大狼狗也早已同伶玉熟识，一看到她就在她身前脚后窜来窜去……

这天一大早，全志照例把他们骑乘的两匹马备好，正准备出发。伶玉却跑来歉意地对他说：

“我娘要到二台子大庙去还愿，我得陪我娘去走一趟……”

“要骑马吗？”

“本来说要骑马的，可又怕招惹人。后来就说还是坐那辆大轱辘轿车吧，慢就慢点。”

“可也是！四路八乡的人谁不想再看看你娘啊！到二台子大庙烧香的人来来往往不断，赶上人多的时候，怕连路也走不成呢！”

“那，今天就不能和你一块骑马到草原上了……”

伶玉说罢，显出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隔了一阵，才又改换成欢快的口气补充道：

“明天一早，我准来……”

望着伶玉渐渐远去的身影，全志忽然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的。他是多么想跟了伶玉一起去啊！至少能够亲眼看看“小百灵”。他给刘家放了好长时间的马，可是至今连这位乡亲们人人怀念的名伶的影子也没看到过……

他赶着马群悠悠地来到草原后，就近在一个草多的地方把马圈回来，让马儿们自由自在地吃草去了。而他自己就半躺在一个高坡上懒洋洋地逗那两条狗耍……

太阳渐渐西斜了。全志下意识地 toward 二台子方向望望。

“伶玉和她娘该往回走了吧！”

这个念头一出，他立即站起身来。连忙招呼大青马过来骑了，接着就把马群赶到一块离大路不远的草滩里。他一边让马儿们继